

黄宗英著

海

派

女

作

家

文

丛

# 我公然老了

我被公认老了。  
我有权利堆着满脸皱纹  
拎着竹篮上菜场买菜去了。  
可以悠悠闲闲陪孙男、孙女逛公园去了。  
人一生最缺什么，到老了总想补足什么——做一个普普通通的老奶奶，虽然这在我还可能是终身难以实现的梦幻。



文匯出版社

海

派

女

作

家

文

丛

# 我公然老了



黄宗英著

 文 匯 出 版 社

责任编辑:车明玉 陈 伟

封面装帧:周夏萍

· 海派女作家文丛 ·

## 我公然老了

黄宗英著

---

文匯出版社出版发行

(上海市虎丘路 50 号 邮政编码 200002)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复旦大学印刷厂印刷

---

1996 年 10 月第 1 版

开本:850×1168 1/32

199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203,000

印数:1—6000

印张:10.375

ISBN7-80531-399-7/I·20

定价:15.00 元

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 |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|
| 碟儿饽(代序).....    | (1)  |
| 寒窗走笔 .....      | (10) |
| 李冰在哪里?.....     | (14) |
| 插柳不叫春知道 .....   | (17) |
| 链儿 .....        | (19) |
| 存之天下 .....      | (23) |
| 你不应只是一座雕像 ..... | (30) |
| 梦的回声 .....      | (34) |
| 我公然老啦 .....     | (36) |
| 住在哥家 .....      | (43) |
| 喜遇燕子 .....      | (45) |
| 书生馋书 .....      | (49) |
| 寄旅生涯 .....      | (52) |
| 圣诞老人的大袜子 .....  | (56) |
| 弯弯绕, 绕绕弯 .....  | (58) |
| 人·树·天 .....     | (61) |

|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|
| 山一程 水一程 .....   | (66)      |
| 钢琴啊!钢琴 .....    | (74)      |
| 小迷糊大不了了 .....   | (80)      |
| 善哉, 安乐死 .....   | (86)      |
| 当乐队校音的时刻 .....  | (89)      |
| 断章残句 .....      | (92)      |
| 星 .....         | (100)     |
| 快乐的阿丹 .....     | (115)     |
| 守灵 .....        | (130)     |
| 思三哥——唐纳 .....   | (140)     |
| 想你, 阿胡子 .....   | (144)     |
| 红烛 .....        | (151)     |
| 《红烛》之由来 .....   | (216)     |
| 大雁情 .....       | (220)     |
| 青少年时代的冯根生 ..... | (250)     |
| 小木屋 .....       | (259)     |
| 没有一片树叶 .....    | (307)     |
| 跋 .....         | 冯亦代 (324) |

## 碟儿饬（代序）

出版文集，对作家、准作家、老作家、小作家都是大好事。而我能在病中，在1995年上半年脱手两本文集，总字数40万出头，实出自己意外。

1994年4月下旬，为支持生态学家徐凤翔，使其不因经费短缺而中断十五年来对藏东南高原植被考察之继续，我把自己“抵押”给北京电视台电视专题片、纪录片《森林女神》、《魂系高原》的拍摄，奔赴西藏雅鲁藏布江大拐弯地带——世界第一大峡谷。这是我生平第三次入藏。因有前两次经验，临场竞技状态良好；只担心摄制组的年轻人是抢在雨季、泥石流下来之前驾驶车奔走在川藏公路——天下第一险，千千万万别闹出个英年早逝。在壮行座谈会上，此片策划人之一“京都文丐”黄宗汉（我小弟），冒出一句惊人之语：“如果我姐黄宗英在世界第一大峡谷‘光荣’了，这片子就好看了。”举座哗然，有人怪他不该说不吉利的话，我则带头鼓了掌。我想：若须以人血祭摄像机，当然我最合算。可此番我没立遗嘱。以前赴炮火前

沿、入藏探奇、进大西北无生物区罗布泊，遗嘱都没用上，别罗嗦了。看看人身意外保险单上的死亡赔偿费是一个巴掌的五位数，这回不少，接受人……填十一岁的外孙女简妮吧。换上野外服出发，北京日报温柔靓丽的女记者初小玲伴我同行。

飞往日光城拉萨，在贡嘎机场我还有说有笑大步流星；雪莲宾馆下榻后我就不想吃饭了。因与正随徐凤翔考察的摄制分队联系不上，我们在拉萨搁浅三天。三天里我们都曾去解放军高压氧舱吸氧，也是我头一遭没行动先吸氧，下边将扑山迎水，单单坐在车上过然乌沟，钻落石如雨的老虎口也堪称辛劳，身子骨得顶住。第四朝，车发藏东南，在攀越4800米的米拉山巅时，我还下车在经幡和马尼堆前祝祷摄制组平安顺利。可转着山路向低谷驶去时，我流鼻血了，赶忙仰着头：“摄像机快！拍我流鼻血。”流鼻血——高原反应的一般征兆，摄而备用。窗外白雪退向车后，碧树红花银涛目不暇接，可我发现我的手也来添颜色，它们越来越蓝、蔚蓝、宝蓝、翠蓝……蓝得像深阴丹士林布，我又下令：“拍我的手，手心……”随队女医生问：“黄老师你哪里不舒服？”“没怎么样……”“吸氧吧。”好。”过一会儿，我拔去氧管说：

“停停。我想下去走走，到水边了，浪太美了，脚也太麻了。”我下车跺脚行走，在汽车返光镜里照自己，没见异象；我原以为脸的正中会横出分界线。我吞吞吐吐说：

“我怎么觉得眼睛以下的半个脸麻了，全麻了。”我没敢说麻在鼻三角区要防脑麻痹，我也不知此刻该揉不该揉麻

痹区，只局部按来按去。驾驶员说：“离林芝不远了，去115医院吧。”我看女医生和初小玲嘀嘀咕咕，忙说：

“只是麻，没别的。到医院拐一拐也好。”115医院是全国权威的高原病防治中心，坐落在必经之地拐个弯上个坡，我不想发生意外吓唬摄制组，要“光荣”也没到地方，还要翻三山五岭哩。我饿了。知道饿，正常。我让车停在八一镇，下车去买了几个饅（没有油的大饼），没啃完就进了医院大门。

是假日，值班大夫去找内科主任，我就拿出一本宋词来候诊。宋词怎么像唐宫的乐谱？我吐了。主任收我住院，人也就蔫了。又给氧、又输液……。惊动了院长、政委、参谋长；惊动了一位又一位护士。为我找血管的汉藏女军护在我身边恰像玩“老鹰抓小鸡”的一行小白鸡雏儿，我的血管藏哪儿去了……，我睡着了。待我醒来，就嚷着让录像回放一路拍摄的带子：“不对呀，手不蓝嘛，嘴唇也不紫……”可惜，摄像机色调偏红，可惜。

我懊丧得又睡着了。我梦见赵丹，一件藏青的风衣披在左肩，风吹起衣襟下摆，吹起他的“聂耳式”头发，他蹙着眉头笑咪咪看着我，就是不走过来，我叫：“阿丹……”他反而退着走……退……。他常说退着走出戏，可还说下台阶也出戏，你倒是下来啊……我还梦见和小简妮在大阳台上骑两人长的大胖鲸鱼……梦见自己在找山背后可以小解的旮旯……

“黄老师，黄老师，徐老师来啦！”

一阵剧咳，我张眼看到徐凤翔抱着一大捧杜鹃花来

了。是色吉拉红杜鹃。她是从大拐弯攀越 5300 米的色吉拉山来探我的病来了。“没有西藏的杜鹃花就没有英国的花园”——我在哪本书上读到过。徐抱着我哭起来。初小玲哭在我脚边，从重山密林深处撤回来的摄制组小伙子们也眼泪汪汪。我慌了，他们都那么动情出戏，我不想哭怎么办？

一屋子人大半到另外的屋子里去了。可能是谈我的病。护士小温给我端来鸡汤。我看见西洋参片在黄澄澄油汪汪的汤上浮着，我摇摇头：“咳……咳……不想喝。我的饕呢？”

“饕？”制片阎敏接嘴说：“早硬梆了，喂狗都不吃。快开车下山给黄老师买饕去。”

怎么会早硬梆了？我不过睡了一小觉。我想不清楚。仿佛徐向我告别，说季节不等人，我说我喝的治高原病的药水——红景天是经她鉴定过的。她说红景天是什么门、什么科、什么属……根系、花萼……。我再醒过来时，后来才知道已差不多隔世了。我真醒了。看见窗外桃花开了，听见鸟叫得吱吱喳喳。我让小温扶我下床，我觉得好多了。

阎敏和主任进来了。阎说：“我们已经把您的病情向北京汇报了。北京市委和医院的意思都是让我们尽快送您回内地。”

“干什么？我不是挺好吗？咳……咳……”我依在窗口，兴奋得像鸟忍不住吱喳。

“挺好？！都昏迷两天两夜了，吓人哪，净说胡

话。”

“没骂你本家阎罗吧，他都没敢把我撵出摄制组……你……咳……”我知道咳嗽常引发肺气肿——高原反应的致命后果。

“我们要对您负责。”

“咳……对我负责送我去塔萝·南迦巴瓦峰迦瓦巴、巴迦瓦……山下会合。”

“会合过了。”

“不算。死都闯过来了，不去外业禁地，我干吗来了？！咳……”

“黄老师……”

“咳……今天不说……过两天……”我喝咳嗽药水，又输钠液了，好疼，钠=盐，盐对我什么作用……

我问医生：“我这病，医学专用词怎么说？”我摸摸身子底下的橡皮尿布。

“高山适应不全症。”

“适应不全，挺好，全了就完蛋了。是吗？”

“高山适应不全就是对高山缺氧的不良反应全都全了。”

“全都全了？可……”

“此刻你的生命安全在我们医院里没有问题。”

“哈哩，全都全啦！挺走运。嘿嘿嘿嘿……咳咳……”尿布湿了。

大脑管思维、小脑管四肢；大小便什么地方管？下丘脑？括约肌……洗换一番。我请小温取纸笔来，可我脑子

像摄影棚刚吊起的 28 幅龙头细布天幕——整个的大空白，连个缝也没有。忽然，天幕上飘来银色的云被我逮住：“快！《宋词选》给我。”我吃力地抄写：日月无根天不老，浮生总被红尘扰，昏复晓……从纸的东半球起笔，扰到西半球那边去了。我叹口气，试着签写此生签过亿万遍的自己的名字。还好。只是越看越不对，“黄”字少了两只脚。

我的两只脚等于没了，我重新学走路。架着我一天走十米，挽着我二天五十米，三天一百五十米……第五天，独行二百米。我想只要把我端到马背上……

由于制片与院方明察：林芝——拉萨，林芝——塔罗，距离与峰高相差无几，谁也卜不准在哪里再需要急救，反正藏东南也有邦达机场，只加派张医生随行。因之，才有了我过大滑坡悬崖小径马失前蹄没入镜的遗憾，有了给徐老师烙葱花油饼和折“一息尚存，不落征帆”的小船，让银发镜头与十年前等同细节的乌发呼应。收机在 5 月 30 日，阎敏当即“押”我回拉萨，次日大早送我和初小玲一行飞抵成都，我说成都小吃我挺馋的，温柔的小玲瞪我一眼不准我出机场，连“叶儿耙”的叶儿也没摸到就把我“解”往北京，不许我回家，捎上傻傻地来接机的冯亦代直送我进入北京友谊医院单人病房，一应抢救设备都在床头。我听黄宗汉当我面对院方说：“空白支票押在入院处了。不超过人民币 10 万元不用跟我打招呼。”我心想：都骑马转山游湖过来了，什么病要花那么多钱？比死还贵一倍。可我困。我这个长期失眠症患者怎么这一阵

子总想把一辈子缺的觉补上似地，老犯困。护士来送药，并像抽“拔丝山药丝”似地把床头吸氧管抽出给我，我说：“我觉得氧气可能过剩了，胸闷。”心想可能低山反应来了，别睡了，睡着了可能从此醒不了了；在高干病房bye bye毫无诗意。可我睡着了。第二天天蒙蒙亮，我被摇醒留这、留那，护士把轮椅推进病房要送我去照甲状腺B超；我嘟囔：“没病从西藏回来还放三天假休息哩，着什么急，冷结结都长了二十多年，要癌变早变了。”

“你知道自己甲状腺上长东西？”值班小医生问：“顾主任知道吗？”

我懒懒地：“应该记得，十年前拍《小木屋》时，她建议我完成拍片后动手术。”

“您怎么没动手术？”

我懒得跟这小姑娘说我和上海音像资料馆约定：留下自己的声音。

“现在？……”

“现在。”我答小医生：“双肿瘤。一个六公分气管移位，一个入胸骨后。”小医生和护士干什么愣了？仿佛我说的是鬼话不是人话。甲状腺冷结结有什么稀奇……呀！可能一开始就误会了，从115就误会了……

待我能数日子了，我就嚷嚷出院。我闹不清要花多少钱才够一天的住院费，也许比电视片后期制作机房费还要高，谁花钱我也舍不得。我不等本人的与市委书记同级的保健医生——好友顾复生主任从巴黎开会返回就逃出医院；我也不忍八十一岁的老伴天天来医院“坐班”。

一年多了，我始终不太会走路，不大会写字，肠胃不听话，全身串痛。海内外名中医颜德馨、黄宗南、谢文伟大夫对我望闻问切诊治调理，都夸我身体素质好但变化太大，不敢开长方。

当1995年5月，我在上海治病，《海上文坛》杂志编辑部著名女作家陆星儿来电话，向我约这本文集。我答：“星儿，我不是你那年纪，今年我已病着在三月三交了一部25万字的文集，变不出新戏法儿了。”星儿说：“上海入围26位女作家你是大姐。”

“明年，明年我交一本。”

“明年世妇会就不在中国召开了。”电话两头都笑了。“只要代表作。”星儿说：“15万字对你没困难。找人帮帮你。没你是不行的。”我一下子想起了文坛上没他、没她也都行的出不了文集的好友们、老师们。看来，我是“额角头高”，应了“大难不死必有后福”的命了。看手相的说我的生命线走完之后还有好几道事业线。算它一部影片一道线也没几道。这回，我算死了还是没死？这本书将是哪条线？唉，线又不长手劲，手指头还笨得像熊爪拿不住笔……

于是我找历次助我编书的知己姜金城，帮我去找与三月三交的文集内容不尽相同的篇章。姜金城刚答应我，陆星儿次日就向姜索书名和篇目目录了；还要我写跋，我难自拔……急调冯二哥来沪跋我并“封”他为“私家总编审”。我们“三剑客”试试编出一本虽少不了某些眼熟的所谓代表作，却偏要“烹调”出没有宿汤气和回锅、改刀

味道的、新新鲜鲜的“碟儿馐”来。

二哥问：“碟儿馐”出典？

小妹答：典出《小妹胡撰词典大全》。注意啦——接——飞——碟。



## 寒窗走笔

### 之一

我很喜欢“万世师表”，可是目前各地教师酝酿罢教声中，一张“万世师表”的小旗和一个“部聘教授”的名义是不是能解决一切？不过，总之这不失为一出好戏，而且我特别爱尔嫫她就是那最典型的中国好女子，毫不做伟大状的伟大了。

多少日子没碰这小本了，闲着的时候胡发议论，到真正工作起来时，有许多该写的东西，反到写不出了。

是上演前夕，彩排之后，疲倦不安，更失去自信，不过尚能镇静地安慰自己。因为经验告诉我，差不多每次彩排之后，都是我最没勇气的时候，在这个时候我常常想不再干戏了，可是等到戏一演出，一切我所创造的东西都成形而出，不论成功失败，我倒也坦然了。

真的，我想过好些次不再干戏了，我想干些比较实际的工作，像我小时候曾经想过的一样，譬如当护士，办托

儿所，做新闻记者，或者就只是谁的媳妇，孩子的妈。这大概是我懒，我总觉得这些也许都比当演员容易（我说也许）。究属庸人如我难以驾驭艺术这无涯。

三弟有信来说：“自幸能与贫穷为友，使我得益匪浅，他年若能小有出息，都是贫穷所赐。”我很骄傲我有那么个好弟弟，他虽然只比我小一岁，我却觉得他比我小得多，他那么乖，怪叫我心疼。小时候我们常在一块儿做贫穷的美梦，我们希望有一天家里破产，或者家里不要我们了，我们就可以一块儿去卖报，去做工，去流浪，一块儿成爱迪生或别的伟人（那时候大概只知道爱迪生），后来有幸贫穷的美梦能以实现，我们都和它结了解之缘。在上海时堂堂明星，屋子里有花，有巧克力，在舞台上华丽的衣裳，可是却没有上戏院去的电车钱。当然这也许不能算真穷，我也颇能欣赏这些，可是已舍不得弟弟受苦。

## 之二

人常有当时很不在意的事和情感，事后想起来却最难忘。在上海戏剧圈呆过的人大概都知道有个周妈，也许在我做梦还没想到演戏的时候她就已经在上海剧艺社做事了。她的家可称得上是话剧世家。周妈自己在剧团里干了十几年了，看过多多少少的好戏，经历过多少剧团的兴败，参与了多少年青人的快乐和悲哀，多少人来了又去了，而周妈依然是周妈。她的儿子阿炳也可算是上海话剧界的第一个道具人才，他的儿媳孙女儿(?)也都分别在剧团里管理服装。她老人家真比我们这些卖穷艺的公子小

姐们阔，她很可以在家享福当老太太，可是我相信直到现在，她大概还是在不定那个戏院的后台，为那些生活在舞台上的人们缝扣子，洗衣服，做饭。

周妈扁脸，平鼻，牙齿差不多全掉了，只当门突然独立一只，老是笑。我认识她是在我第一次去辣斐演君子好逑（那时叫依发痴）。那时我来上海不久，刚刚演戏，嗓子尖得怕人，在这之前我大概生平只读过五个剧本，所以连道具效果是什么我都闹不清楚。在后台，除了大哥之外，别的演员我也不大熟，服装间里坐着一个百事通，见人就露独立牙的周妈，实在给我许多安慰和勇气。

后来我和大哥在和平邨找到了房子，从黄佐临先生家里搬了出来，就约好周妈每星期到我的家里去一次，为我们洗衣服，擦地板。那时候我们天天在外面吃小馆或罗宋菜。忽然有一次我病了，早上周妈来洗衣服我也不知道。醒来大哥也去排戏去了，屋子里又空又静，颇生流浪之感。没想到周妈提了一个饭盒笑呵呵地出现在我床前，她为我烧好了粥和小菜，听大哥说我胃疼，还给我灌了一个热水袋来。本来我是小毛病，原想硬撑起来就算好了，因为她的殷勤照顾，我觉得我好像回了家，又撒娇地多躺了一天。

周妈告诉我说，饭盒和热水袋都是英茵小姐给她的，她从前伺候过英茵小姐，她说英茵小姐待人怎么好，脾气怎么好，说着说着就用衣角抹眼泪。我大概是在病中，情感特别的脆弱，也陪着哭了。我想起赛金花的顾妈，身世飘零的女人常有一个善体人心的义仆。